

咖啡月光文丛 第2辑 | kafeiyueguangwencong

中国《长篇小说》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



白云飞歌

◎ 蒋建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

kafeiyueguangwencong

中国《长篇小说》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

白云飞歌

◎蒋建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云飞歌 / 蒋建伟主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9

(咖啡月光文丛. 第2辑)

ISBN 978-7-80240-242-3

I. 白… II. 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382 号

书 名	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
主 编	蒋建伟
策划编辑	蒋建伟
责任编辑	俞杰
装帧设计	北京咖啡月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7×210 毫米 1/32
印 张	43
字 数	1160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0 元(全八册)

那一年，江小南 19 岁。

19 岁的江小南在这一天的傍晚，和丁香站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彼此对视着，默然无语。他们听着四下里稻草中的虫鸣，彼此的心情犹如这静静的田野中飘荡着的甜丝丝的味道。

远山是一抹黑色的影子，而月光下是一条白白的小路。

丁香终于打破了沉默，她望了一眼渐渐黯淡下来的天空，说：“你知道天上有二十八星宿这个传说吗？”

江小南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伸直的脖颈，说：“不知道……”

丁香头低下来，注视着江小南，说：“天上的四位星宿每天的戌时出现，四位星宿都在注视着凡尘，注视着凡尘中人们的悲欢离合，如果你能够看到四位星宿中的一个，他就会满足你的愿望。”

江小南看着丁香，“噗哧”笑了，说：“我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丁香，闭上眼祈求吧，让万能的神灵赐予尘世间的人们以真爱！啊，阿门！”

丁香说：“小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的了。不喜欢你这样。”说完后便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小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聊，故意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下次不敢了，得罪了丁小姐，非得被你老妈子从家里把我赶出来……那就大事不妙了。”

丁香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用手指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笑着说：“赶谁也不会赶你走，你是小南啊……江小南，我妈当你是个宝，我真是想不明白，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好呢？”

是的,江小南也在想,我这个人有什么好呢?

2

江小南生命中接触到的第一个女孩是丁香。丁香没有影响到小南的人生,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名字。

江小南由长江边一个小村来到湘北县城读初中。编排座位,丁香坐在江小南的前桌。她扎着一对朝天辫,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江小南心想,嗨,小小年纪就戴着一副眼镜,这是城里人才有的新奇事情呀!

江小南觉得她戴眼镜的模样是那么的滑稽!

开学第一天的自修课,丁香的眼镜掉在了地上,弯着腰,手在地上摸索。小南认为她的模样很有趣,就用夸张的动作来模仿,逗得后面的同学哈哈大笑。

丁香很生气,委屈地将小南这种可恶的行为向自己的父母投诉。江小南也因此在今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和丁香的父母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实验是一堂生物课,在显微镜下观察洋葱表皮,前后桌四个人一组。江小南将头伸到显微镜前,那个近视的女孩在同一时间也完成了同一个动作,于是两颗头重重地撞在了一起。丁香摸着头气恼地瞪着江小南,小脸蛋涨得通红,认为这个来自农村的坏小子是故意要让她难看。碰撞的结局是丁香这一生从此记住了小南,或者说喜爱上了他。

直到丁香结婚前,她都单纯地爱着江小南,包括她家里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且极尽可能地对江小南予以关心,来促成他们之间的感情。

丁香的歌唱得很好,她是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女孩,初中

时在岳阳地区拿过十大歌手称号，经常参加学校和县里组织的一些演出。她写纸条给小南，说，在舞台上，最大的期望就是在观众中能看到小南。

高中时，丁香用毛线织了一对蓝色短手套给小南。手伸进去，露着五个指头，保暖又不至于影响写字。这是丁香第一次完成一个女孩具有象征意义的工作。她用了一个星期编织这件精巧的礼物，包含了她的全部深情，还有不能明言的暗示。但江小南只戴了一天，就永远地放在了箱底。

这就是丁香爱情的命运。她一直没有走进过江小南的感情世界。实际上，丁香一直只是在江小南感情圈子之外观望。

但就是现在，江小南和丁香靠得最近了。

3

江小南很不愿讲到复读这个词。

江小南在交复读费后进了一中，但紧接着省教委下来检查了。这一年湖南取消复读班，普通高中不得接收复读生，复读生必须去民办学校。

江小南高三的班主任，在一中算得上德高望重的张副校长出来说话了。

“哎，我说你们这班孩子真的是运气不好……所谓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啊！”张校长消瘦的脸上充满了同情，说得大家的心里都酸溜溜的。

“恢复高考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儿。你说这不给在普通高中读吧，总得有个解决的出路啊？民办学校在哪儿？那可是一块砖都没有啊！这政策出台也太儿戏了吧……”

张校长似乎显得痛心疾首。顿了顿，双手按在讲台上，温柔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同学们哪，这复读说停就停得了吗？我不信这个邪！上面的政策朝令夕改，你们放心，一中肯定会让大家回来的。你们要记住，一中永远是你们的后盾，是你们的家！”

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不禁热泪盈眶，几位女生伏在桌子上抽泣起来！因为张校长这段肺腑之言，江小南没有去那间厂房临时改建的民办学校。实际上，一中也需要这批复读生，要靠他们为学校争取荣誉。

“小南，不去民办学校，不如去我家里好了，我们自己组织补习。”丁香看着小南，眼光中充满期待。

丁香这个提议也许包藏着私心，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和江小南在一起了。这是她六年来一直的盼望。

江小南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那所民办学校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一开始去了的同学陆陆续续回到了家里自修，有的人从此就辍学了。

4

一辆破烂的板车载着江小南和几个同学的行李来到了丁香位于茶花坳的家。

丁香的父亲丁学文，湘北县城的副县长，在自己单位的杂物间找出几张书台，摆在客厅里组成了一个小课室。搬进来的那天，没有人说话，只有失落和对未来的茫然。

坐在门前的小溪旁，听着夜色中潺潺的水流，丁香说：“小南，我并不会因为不能在学校上课而伤心。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我就有了信心。我相信，我们是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丁香没有说完她想说的话。这个晚上,有很多人失眠,包括丁香。她写了一封信给小南,第二天早上放在小南的抽屉里。

丁香说,只要有你在身边,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江小南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清晨,小村中有着薄薄的雾,笼罩了所有的树梢,也湿了路旁的草叶。江小南和同学们在小村后面茶树林中的小径跑步。丁香慢慢就落在了最后。

江小南从丁香的眼神中明白了一种暗示。在轻烟缭绕的茶树林中,丁香哭出了声来,双手环绕抱着江小南,头埋在小南的胸前。

“小南,你可以亲我一下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如同蚊子低语,衣衫单薄,江小南感觉一个温热而又微微颤抖着的身體貼紧自己,内心骤然变得炽热,喉咙干涩。江小南内心呼喊着想拥抱紧她,抚摸她一头倾泻下来的秀发和潮红的面颊。但另一声音却在厉声喝止他,你不可以这样!

在清晨氤氲的雾气里,江小南捧着她的面颊,在她的额头印了一个吻。

这是江小南和丁香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此后的一年,江小南和丁香基本上保持了距离。

5

夏秋之间的茶花坳依旧闷热,树木和花草在夜里释放着白天太阳照耀的余热。夜里,江小南想睡但无法入眠。起床来到阳台,看不到星星,只是沉寂的无边的黑夜。

江小南收到了丁香的一封信。

“为什么会这样？”我时常想能狂喊。我想跑到无人的地方去发疯，告诉大地，告诉苍穹，我是多么爱你，我是多么想留在你的身边。

在你怀里，想着你的心里被另一个人占据，我就痛苦得发抖。我骂自己，骂自己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无法把自己的真心掩盖起来，无法对你云淡风轻地一笑，然后走开。脆弱的我无论怎样都做不到。

也许你在心里瞧不起我，也许会认为我傻得可笑。那么我求你，原谅我！

上一封信，你说我在给你写情书，说对也不对，那种意义上的情书我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为你写，但我想说说我的感情。所以也可算得上是情书吧。

我时常在想，特别是近来，我更是经常问自己，我对你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了？在你怀里，我感受不到幸福。我明白你内心的坚持。也许从此以后，我将变得平静，在面对你的时候。但我知道，我从未忘记过你。也许今生，我都无法忘却你了。我这样的人，是无法轻易地割断历史、忘怀过去的人。我曾对你说，也许我再也不能像对你一样去对另外一个男孩子。说这话不管你信不信，我不愿去想，但我知道我不可能了。今后，我或许会碰到一个好男孩，然后嫁给他，然后度过我余下的时光，到我老，到我死。

我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讲这样的话，那么我求你原谅我。我无法阻止我的笔下流露出我的爱和忧伤。我求你明白，我在你的幸福之外永远守候的心。和你在一起，只要有你在身边，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爱着一个人，就是给了对方伤害你的权利。丁香爱着江小南，但江小南却爱着另外一个人。他们都被人深深地伤害着，而伤害他们的人却无法感知这种痛苦。江小南虽然知道丁香痛苦着，但他并没有因此在情感上回赠她。他同样没有这个权利。

江小南没有复信。

6

由县城的北正街往上走，进入曲折的小巷，两边是混杂着城里人和农民建造的房子。丁香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两层红砖小楼，前后各有一个院落。前院很小，种着几棵梧桐和杉树，树下停着小南和他的同学们的单车。后院是厕所和一个猪圈。江小南他们平时在一楼客厅看书，在二楼睡觉。

丁香家里有五个人，她父母亲，妹妹丁剑，还有丁香的奶奶。奶奶八十多岁，行动不便，整天呆在客厅旁的偏房里。房里光线很暗，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气味。丁香的奶奶似乎性格比较暴躁，有时很大声地呼喝，丁香就急急地走进去。

但江小南是不会进去的。他对房中那阴郁的气味感到惊惧。

丁香的母亲张晓芹，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一个农村妇女，性格很开朗，言语之间眉眼生动，看着人总是嘿嘿笑着。她养着几头猪，早晚到附近的山野寻觅猪菜，赚些收入帮补家用。当然，她还要给江小南他们弄饭。

江小南将这个地方称之为“孤岛”。

江小南原来认为，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照样念书。但实际上却做不到。几个男孩子、女孩子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心事，各有

各的忧伤。在一个与周遭隔绝的地方，只能是放大了自己的忧伤，或者说让自己沉浸到自己制造的忧伤中去，不能自拔。

胡飞一对巨大的手掌在墙壁上拍得“砰砰”作响，发泄着心中的苦闷。楼下丁香的奶奶厉声喝斥，大家一时噤声，胡飞难为情地耷拉下头。

胡飞的名字和《雪山飞狐》中的那个侠义的胡斐同音，因此大家都叫他飞狐。他皮肤黝黑，个头不高，但很壮实，具有江南农村孩子的所有特征，狡黠多疑但外貌憨厚，面相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牛头马面，咧开了大嘴笑，简直有些恐怖。他知道这一点，因此他笑的时候就用手使劲掩着大嘴，眼珠子难为情地转动。这神情就很滑稽。

和飞狐比，江小南有着心理优势。事实上飞狐在小南面前一直有着深深的自卑，十多年后都是这样。照小南的话说，熊样。

这样说也许不准确，因为事实上飞狐是一个很豪爽的人，他只是在小南面前这样。

十多年后，江小南在岭南见到飞狐，他还是改不了这种品性。飞狐说，你知道吧，江小南，我曾经恨死了你，简直想要杀了你。你奶奶的，依仗自己的小白脸到处留情，自己不要的也要占着，你算人吗？说完这句话，他们都笑了。

因为飞狐现在混得不怎么样，30多岁了还没有娶上老婆，大学毕业后去了长江堤防，晚上还得提着手电筒巡视大堤。他在小南面前说话也底气不够。照他的性格，如果发达了，他是一定要在小南面前显摆显摆的。

7

在江小南的提议下，在丁香生日这天，大家一起去牛奶冲

野炊。牛奶冲位于一个山谷之中，京广铁路穿越而过。旁边有一个小湖，平地之上疯狂地生长着茂密的湖草。躺在草地上，丁香在大家的掌声中唱起了黄梅戏。丁香也会唱湖南的花鼓戏，但她觉得湖南的花鼓戏太粗俗，却偏爱黄梅戏。丁香唱黄梅戏的时候，江小南就想起了另一个人，木木。木木的黄梅戏也许唱得比丁香还好。

彭阿康弹起了吉他。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哎

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

他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为什么这样鲜哎

鲜的使人鲜的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彭阿康和丁香的家族是世交。丁香和彭阿康是在双方家长玩笑中长大的，这是一种近乎玩笑而又有些期待的娃娃亲。但丁香却对此大不以为然，谁要提这事，她就和谁急。

江小南给嘶哑的琴声弄得很不舒服。江小南不喜欢这样直白地表达忧伤，也不愿意因为琴声触动心底的忧伤。

但彭阿康却不会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江小南知道，这种人不可得罪。彭阿康脸上生着很多的青春痘，眼光内敛而沉静，盯着人时隐约有一种凶狠的光直逼人的内心，他让人畏惧，埋藏着一种天生桀骜不驯的狼性。

彭阿康专注而且夸张地演绎他的情感，自弹自唱，嗓音宽

广低沉,但并不动听。但谁都听得出来,他是在表达他的忧伤。

他是在弹给一个人听。而这个人,是他来到“孤岛”的目的。

野炊完后,江小南他们爬上了鸡冠山。当江小南拉着丁香的手奔至山顶,从山顶往下看,山谷中竟开满了白色的山茶花,因为急迫的奔跑而受到窒息的心肺,呼吸的,是满口浓郁的山茶花清香。这种清香让丁香的感官逐渐丰盈,手心中残留着温热,她为此感到陶醉,并在以后的时光里记忆深刻。

8

彭阿康只是用一只手臂,就像抓小鸡一样,将伪君子提了起来。

彭阿康叫刘卫君的时候,先大声地叫“卫君”,中间略停顿之后,拖出一个“子”字的长长尾音,听起来就变成了“伪君子”。伪君子就成了刘卫君的外号,当然他自己并不接受。

伪君子不理他,埋头整理自己的衣物,嘴里咕嘟着。

彭阿康走过去,用手扳过伪君子的脸,问:“你在说什么呢?”

这是一种十分挑衅的动作,显露着强者对弱者的轻视。

伪君子涨红着脸,争辩说:“我骂一个人不知羞耻,明明有人不喜欢他,还死皮赖脸地跟着到这里来。我又没有骂你,你着急什么?”

彭阿康并不生气,嘿嘿坏笑着,揪住伪君子的领口。

“我操你祖宗,你放不放手?你再不放手……”伪君子涨红着脸却想不出下面的话来,只是双脚倒退着,也揪住了彭阿康的领口。

“你这个乡里鳖，嘴巴壳子还蛮硬的，嘿嘿，我喜欢，有个性啊！”彭阿康蛮横地拉开刘卫君的手，拦腰就将他提了起来，从二楼一直提到一楼的院子里。

伪君子大声而且更加恶毒地骂着，两条瘦小的腿无济于事地扑腾。当他的双脚接触到地面，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妈的……王八蛋……算你狠，我看你狠得了多久？”

彭阿康不只一次这样折磨伪君子，这不单是肉体上的折磨，更痛苦的是精神上，尊严在这一刻被踩到了脚底，只残留下屈辱。

因此，伪君子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总是自觉地躲开。伪君子本来性格内向，现在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行为奇特，似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说来你不相信，江小南和伪君子一起住在孤岛二楼的同一间房里，但谁也没有见过他的身体。男孩们在一起，经常是除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但伪君子总是着装整齐，一对锃亮的老人头皮鞋泛着油光，连头发都用摩丝梳得一丝不乱。在那个时期，江小南他们还不会使用摩丝，或者说没有那个意识。洗澡的时候，几个男孩也是一起洗，并且大声地唱歌。伪君子却总是夜深后一个人去，并且将门反锁得死死的。

江小南睡在伪君子的旁边。小南注意到，洗完澡，他开始往身上特别是腋下喷洒香水，因为有狐臭的原因。这又是小南所不能接受的。更要命的是，他却不经常洗澡，衣服也是几天才换一次，狐臭、体味加上香水味儿，那种气息让小南窒息。小南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伪君子是一个典型的排骨仔，羞于见人，心理极度自卑。他精心装扮自己，只是希望获得大家最起码的尊重。

但伪君子的成绩却很好。期中的时候，一中让大家回学校参加考试，伪君子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

伪君子成了一个红人，许多人都会去请教他，他也乐此不疲，而且主动给丁香这些女孩子做辅导。在原来江小南他们班上，伪君子的成绩只是中等。现在大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伪君子摇摇摆摆走路时高昂的头颅。

江小南颇为怀疑伪君子成绩的真假。

这天，小南和彭阿康、飞狐去了一中实验楼存放试卷的那间废弃的仓库。门窗完好，并不是可以随便出入。但他们发现，进入也可以另外找到捷径。这就是仓库旁边的图书室。

拨开图书室的窗户门锁，他们轻轻地跳了进去。

图书室里到处堆放着各种书籍，还有一些康乐棋，墙上孤独地挂着几面积着尘土的锦旗。他们挑了几本书，临走时在墙壁上印了几个脚印。飞狐拾起地上一支粉笔，在墙上写下了一行字：革命三小将来此游览，借书一阅，归还无期。窃书者，胡作非为。

江小南后来疑心，伪君子也许有着同样的行径，通过一中的图书室去偷旁边仓库里存放的试卷。只不过江小南找不到他作弊的直接证据。

9

这算得上江小南的第一次偷窃，尽管偷的是世界上最不值钱、被人遗弃得满地的书，两本上下卷的《堂·吉珂德》，和一本《外国诗歌选》。

飞狐摇头晃脑地说：“行为的过程是可耻的，但行为折射的精神是弥足珍贵的。”也就是说，江小南他们偷书是为精神

服务,但有人偷其他东西,比如试卷,却是为了个人虚荣心。当然,他们还不敢肯定这一点。

出了图书馆,在一中打字室肖玲那里,江小南拿到了夏风写给他的信。看完信,小南内心变得很黯淡。自从暑假和夏风分别以后,江小南没有收到来自她的任何音讯。小南天天都在盼望着,也想写信给夏风,但却没有她的地址。他有时也想去问一问她的弟弟夏伟,但自尊却告诉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做只能说明夏风没有写过信给小南。

江小南似乎处于一种被施舍的境地。

有一个同学,在进了四川的一所大学之后,寄来了一张印着校园风光的明信片,问候小南,并且说,为了不打扰他,就不留地址了。江小南当即就将明信片丢进了垃圾桶,从此再也没有和这个同学联系过。小南想,什么意思,显摆吗?一所破学校罢了。

关键是,夏风没有给予小南以足够的尊重,而此时的江小南最重视也最需要的,就是尊重。

但夏风也没有署地址,甚至日期都没有。

自知你听不到我发出的任何声音,就像你我不能同时感受10月1日的秋雨和今天流转窗外的阳光。铺开信纸,终于要写下犹豫了许久的那句话,一切都还好吗,我的朋友?

来北大已有了半个多月,新奇的感觉在慢慢消退,在紧张和匆促中,懈怠了很久的生命也渐见充盈。生活在一大堆优秀的人群中,猛然觉察别人正流淌成河、而自己还只是浅浅的小溪时,我的朋友,你会明白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心。

几十天,很短。但是要把这短短的时间内所听到的,所看见的,所想的都详实地写下来,我想,即使是坐145次列车,它

也会拥挤不堪的。何况，一道风景，耳闻之后，待亲身体验，肯定会失去随它从天而降，第一次出现在你面前，第一次走进你心田时汹涌而出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不说。我的朋友，你明白我隐藏的渴望吗？或者我对你的祝愿？

国庆前一天晚上，天空是晴朗的，但也是肃穆的。我和新识的同学坐在学校黄草漫漫的操场上，觉得自己如一颗尘埃，在这样的天地间。

“五年？”我身旁的同学探过身来，语气是怀疑的，就因为我说了一句“昏话”：要是能够，我与所有的朋友，不管是亲密的还是疏远的，从此断绝音信。五年之后再相遇，我还能认识出来的，便是我永久的朋友了。当然，是用心来认识的。我知道，我并不是在说昏话。在众星俯视的天宇下，我在与其中的一颗说话，冥冥之中他会听到的。

就此搁笔吧。在有星光或无星光的夜晚，我也许还会和遥远的星辰对话，也许不会了，只愿他能记住，我对他说过的所有的话。

江小南想，这就是我的爱情吗？所有的情节充溢着泪水，甚至不能询问你去了哪里？如同写在草叶上的希望，在阳光照耀下，一切化为无形，归于虚无。江小南完全没有预料到，也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结局。

由一中回孤岛的路上，夜色四起，江小南他们几个人提着啤酒，嘴里叼着烟，在大街上招摇而过，声音洪亮地唱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
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